

第 1 讲：导论；耶和華快要來臨（弥 1:1-3）

弥迦书是圣经十二卷小先知书中的第六卷。

弥 1:1 提供了先知的名字、家乡、传道的日期、信息的来源，以及传讲的对象等资料。

在古代以色列，弥迦（米迦）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。旧约中最少有七个人名叫弥迦、米迦或米该亚。在旧约中，先知弥迦的名字只在弥 1:1 和耶 26:18 被提及。

卷首（弥 1:1）指出弥迦的家乡在摩利沙，这城也许就是今日的犹底达废丘，位于亚西加通往拉吉的路上，在耶路撒冷西南面大约二十五哩之外。在弥迦的时代，摩利沙是一个边城，位于非利士的边城迦特附近。由于摩利沙处于边境上，因此每当犹大西面和南面受侵时，她就首当其冲（弥 1:15）。10-16 节很可能是反映了这样的一次袭击，先知提及犹大西南面十二座城的名字，似乎那就是敌人入侵的路线，摩利设迦特（即摩利沙迦特）在名单上是第九个城。由于弥迦居住在边境，他关心的对象似乎是国际性的，他常以“万民”为念（弥 1:2, 4:1-5, 11, 5:7-15, 7:16、17）。

同时，弥迦是一个小镇上的居民，因此他能够与农民和小地主认同，了解他们经常受到外来人的侵扰，又受耶路撒冷的政治家以及强抢别人土地的人所欺负（弥 2:1-4）。虽然弥迦可能已离开了摩利沙，定居在耶路撒冷，并在那里传道，但他对各城市所发出的谴责仍然是很严厉的（弥 1:5-6, 3:12, 4:10, 5:11、14, 6:9）。

弥迦作先知传道的时间是三位犹大王：约坦（约主前 750-732 年）、亚哈斯（约主前 735-715 年）和希西家（约主前 715-686 年）在位的时候。这三个王的任期合起来长达六十多年（主前 750-686 年），但弥迦不大可能在这整段时间内都活跃工作，耶利米把弥迦的工作时期定在希西家在位年间（耶 26:18）。弥迦有些预言似乎是在撒玛利亚沦陷之前宣告的（弥 1:2-7, 6:16），这事件发生在主前 722 年。在弥迦的时代，亚述人似乎是以色列的主要敌人（弥 5:5-6），这情况在上述三个王在位时都持续着。弥迦书与以赛亚书之间有些颇显着的平行经文（弥 4:1；赛 2:2-4），弥迦书与阿摩司书之间亦然（弥 6:10-11；摩 8:5-6），这

些经文似乎反映出弥迦传道的时间是在主前八世纪的末期。

弥 1:1 说：“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華的默示”（直译：耶和華的话语临到弥迦）。弥迦在当时是在众民中作神的代言人。在书中他没有自称为先知，也没有记载神呼召他作先知，但他确实自称是神的见证人（弥 1:2）。书中曾五次使用先知的特别格式：“耶和華如此说”（弥 2:3, 3:5, 4:6, 6:1、9），声明信息是从神而来的。弥迦正如一位真先知一样，可自称“藉耶和華的灵，满有力量……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”（弥 3:8）。

弥迦的信息是普世性的。他首先向“万民”和“地和其上所有的”说话（弥 1:2），但随即转向，针对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两个首都（弥 1:5-6）。犹大其他城市是预言的对象之一（弥 1:10-16）。其他信息的对象包括：贪图别人田地的人（弥 2:2）、假先知（弥 2:6-11, 3:5-7）、官长、先知、祭司，和不诚实的商人（弥 3:1、11, 6:10-12）。

1. 背景

若要正确地了解弥迦书，我们必须先知道以色列古史上的亚述危机。主前八世纪早期，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曾在耶罗波安二世（主前 793-753 年）和乌西雅（主前 792-740 年）的长期统治下，享有一段太平和富庶的日子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以色列和犹大在经济架构上有了彻底的改变；有许多新的城市和富有的阶层出现，商业发展十分迅速，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，并开始滥用权力欺压穷人，辖制祭司和长官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制度，对旧约时代以盟约为中心的宗教信仰造成致命的打击。

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雅在位时，以色列和犹大都颇为太平，免受外族的侵扰。在主前 745 年，提革拉毗列色三世作亚述王，致力建立亚述帝国，他在主前 732 年占领了大马色，使巴勒斯坦的以色列、犹大和非利士成为他的附庸国。提革拉毗列色三世于主前 727 年逝世，由撒缦以色五世继位。主前

724年，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细亚停止向亚述进贡，激怒了亚述，撒缛以色列五世在主前724年开始进攻撒玛利亚，直到主前722年才征服其居民。那时亚述王撒珥根二世在任，撒玛利亚城中许多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都被掳至亚述（王下10:29-30, 17:1-41）。犹大也不能逃脱这厄运。虽然亚述人容让部分犹大王室留在耶路撒冷，但实际上他们已失去了自主权（王下16:10, 17:19）。犹大遭受了亚述的打击之后，无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一蹶不振，不能再恢复国力了。

2. 写作目的和信息

弥迦书大概有二十个段落，由二十个“神谕”组成。所谓“神谕”，其实是指来自神的信息，神谕强调信息并非来自人。书中谈及许多不同的题材，可能是来自不同的时期。由于本书涉及的范围太广泛，因此不易归纳成一个统一的主题，不过全书有好几个明显的题目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审判的题目。审判将临到撒玛利亚（弥1:2-6）和耶路撒冷（弥3:9-12），要临到抢夺别人田地的人（弥2:3-5）、假先知、屈枉正直的官长，及为雇价施训诲的祭司（弥3:5-12）。审判要临到欺骗人的、行强暴的、说谎话的和诡诈的人（弥6:1-12）；审判也要临到列国（弥4:11-13, 5:5-6, 8-9, 15, 7:16-17）。在书中，审判的原因是人的罪过（弥1:5），弥迦指出犯罪的形式很多，如：拜偶像（弥1:7, 5:13）、行邪术（弥5:12）、抢掠（弥6:11）、说谎（弥6:12）、藐视父母（弥7:6）、杀人（弥7:2）。

弥迦所提供的补救方法是什么？对列国来说，是认识和遵从“神的道”（弥4:2）。对以色列来说，是“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”（弥6:8）。上述的方法都是可行的，因为神饶恕人的过犯，不永远怀怒；祂是怜悯人的神，祂把人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将一切的罪投入深海，并且诚实持守古时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（弥7:18-20）。弥迦看到未来的以色列君王要生于伯利恒，从这角度他可以瞥见将要降临的天国，这君王必起来，倚靠耶和華的大能牧养祂的羊群，使他们安然居住，因为祂必日见尊大，直到地

极（弥5:2-4）。

3. 内容

有些学者把全书分为两部分：第一部分（1-5章）主要的对象是列国，第二部分（6-7章）是以色列。头一部分以列国的审判作结束（弥5:15），第二部分则以一首颂赞神慈爱的诗歌作结。然而，这大纲似乎太简单，未能包罗两部分丰富的内容。另外一些学者把全书分成三部分：1-3章（审判）；4-5章（盼望）；6-7章（审判与盼望）。这大纲也过简，其实这三个部分都包含审判与盼望。也许较为恰当的做法是把全书分成三部分，分别以1章、3章和6章开始。这三章圣经都以“你们要听”开始。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有审判的话（弥1:2-2:11, 3:1-12, 6:1-7:6），每一段的结尾都留下盼望的言词（弥2:12-13, 4:1-5:15, 7:7-20）。若要纵观全书，这大纲有一定的价值，但若正确地理理解这本书，则需要仔细研究每一个神谕。弥迦书全卷可分成二十个单元：

3.1. 耶和華快要来临（弥1:2-7）

以耶和華亲自显现提出诉讼的形式写成。先知呼吁万民聆听耶和華如何见证他们的不是，又形容祂离开了天上的圣所，行走在众山上，众山在祂脚下都熔化了（2-4节）。神要降临（神的显现），因为人犯了罪，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将要毁灭，主要因为他们拜偶像（5-7节）。

3.2. 先知的哀歌（弥1:8-16）

先知看见一队敌军由西南面而来，他们途经十二个城市，带来了荒凉、流亡和掳掠，除了迦特以外，每一个城的名字都语带双关，目的是暗示他们的噩运。十二个城市中有些是知名的，如拉吉、耶路撒冷、摩利设迦特和亚杜兰，至于其他，则难以确定。虽然第一个预言是针对列国，并特别宣告撒玛利亚的厄运，但第二段经文告诉我们弥迦真正关心的仍是犹大。

3.3. 对凶恶富户的咒诅（弥2:1-5）

这是一段咒语，也就是一个审判的信息。这审判要落在—群富户身上，因为

他们晚间在床上就定下阴谋，抢夺农民的房屋和田地。弥迦说他们害人终害己，他们的田地都要被别人夺去。

3.4. 弥迦与凶恶富户（弥 2:6-11）

这段经文描述弥迦与那些抢夺别人田地房屋的人发生争执。那些凶恶的富户不能接受弥迦审判的信息，厌弃他的话语，禁止先知继续传讲这信息。他们不相信灾祸会临到他们，因为他们认为神不会这样做（6-7节）。弥迦却数算这些恶人一连串的罪行，如剥去过境者身上的外衣，把妇人和孩童从家中赶出（7下-9节）。这样凶恶的人只愿听从假先知的話（11节）。

3.5. 余民得以存留（弥 1:12-13）

耶和華要聚集一群余民，像羊在羊栏中（12节），然后耶和華要作他们的王，带领他们由城門出去（13节）。这段经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。经文没有指出耶和華聚集余民的地方，有些人假设那地是巴比伦，认为这段经文是指被掳而言；有些人则认为那地是耶路撒冷，先知所指的事件是主前 701 年西拿基立入侵之前，以色列人逃难至耶路撒冷。

3.6. 行恶的首领（弥 3:1-4）

弥迦指控那些以色列民的首领和官长，他们的行为有如吃人者，他们本应认识公义，却厌恶良善、喜爱奸恶。来日他们将向耶和華哀求，耶和華却不垂听。

3.7. 平安先知与弥迦（弥 3:5-8）

这是另一段关于争执的经文，弥迦指摘假先知为金钱而训诲，并断言他们必不再有异象，没有从神而来的信息。另一方面，弥迦声称自己是靠着神的灵和能力来传讲信息的。

3.8. 贪污的首领和锡安的败亡（弥 3:9-12）

这预言似乎是弥迦先前向耶路撒冷众首领所说的一番话的概要。因着他们的罪恶和罪行，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要被毁灭。

3.9. 锡安将来要被高举（弥 4:1-5）

这救恩的预言大概是刻意放在审判的预

言之后，指出纵使圣殿要被毁坏，但它将要重建得更宏伟，作为列国敬拜的中心。这信息的平行经文可见于赛 2:1-4。

3.10. 余民与锡安之重建（弥 4:6-8）

段开首的“到那日”，显示这是一个末世的预言，那时耶和華要在锡安，在祂重建的羊群中作王。

3.11. 从忧患至释放（弥 4:9-10）

3.12. 从四面受敌至得胜（弥 4:11-13）

3.13. 从无助的审判者至理想的君王（弥 5:1-4）

这三段神谕都以“现在”一词开始，结束时均保证现今罪恶的境况必会好转。三段神谕中，最后一段是书中甚为人所熟知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应许一个王要在伯利恒出生，他要日见尊大，直到地极。

3.14. 平安与亚述的败亡（弥 5:5-6）

3.15. 万民中的余民（弥 5:7-9）

这里形容余民好像草上的甘露，又好像羊群中的狮子。草上的甘露通常代表祝福，但在撒下 17:12，却喻作审判，如同狮子在羊群之中。

3.16. 除灭军事装备与虚假的宗教（弥 5:10-15）

“剪除”、“毁坏”、“除灭”、“拆毁”、“拔出”等用词显示这是一个彻底的行动。这神谕是针对那些在人心中代替了神的东西。

3.17. 神的诉讼（弥 6:1-8）

也许是书中最著名的一段经文，这是一段重要的经文，是真信仰的一个总纲。

3.18. 更多的控告与宣判（弥 6:9-16）

这段落进一步的控告是针对不诚实的买卖、说谎话和行强暴等罪行。判刑则是荒凉、挫败、被人嗤笑和死亡。

3.19. 给腐败之社群的挽歌（弥 7:1-6）

先知一开始便说“哀哉！”因为他好像是地上唯一一个虔诚和正直的人（弥 7:1-2）。他不能信任任何人。每个人都在设计谋害别人。所有人都双手行恶，就是家人也互相攻击。弥 7:6 的话曾被耶稣引用，来形容祂所处的世代（太

10:21、35、36)。

3.20.先知的祷文(弥 7:7-20)

这祷文包括一篇信心的诗篇(弥 7:7-10)、一个预言重建的应许(弥 7:11-13)、一篇祈求神保守以色列和审判其仇敌的祷词(弥 7:14-17),还有一首颂歌,宣告神那无可比拟的恩慈和信实,祂向雅各发诚实,向亚伯拉罕施慈爱(弥 7:20)。

4. 释义

4.1. 弥 1:1

弥 1:1 是全卷书的标题:“当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希西家在位的时候,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,论撒马利亚和耶路撒冷。”

这卷书的标题和其他先知书都是非常相似的:有先知当时的历史背景、先知的名字、他得神的默示话语,还有他传讲的对象。弥迦的工作是从约坦王开始的,但是,按照耶 26:18,弥迦的工作是在犹大王希西家的日子,而这一卷书说却是说从约坦王开始,那是否为了模仿何西阿书和以赛亚书?以赛亚书起首就从乌西雅王开始来叙述,与何西阿书相同。那么,最显着一个解释就是:因为弥迦书的成书的日期比较迟,可能在约坦王的时期,弥迦已经是有一点点宣讲的话,他要指示的时期是比较迟。有一个学者就认为这个标题应该是以后编辑者的手笔。

在这里不提北国的王朝,因为先知是在南国宣讲。谈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,而不提以色列和犹大,他一定是以这两个城市来作为两国的代表,而且这两个城市的罪恶也是他要指责的。

弥迦是摩利沙人,这里只提到他的本乡,没有提到他的家世。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,我们就没有办法猜测了。弥迦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“谁像耶和华”,耶和华是全能的神,无可比拟。不过,弥迦的名字跟他的信息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。

弥迦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,他就按照神

的默示去宣讲。按照原文的排列,“耶和华的默示”应该是在本书标题的开端,原来的意思就是:“耶和华的话”。

“话语”当然就是指着默示,这里不是说先知得到默示,而是有神的默示临到他,就像拿 1:1 一样。“论”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“看见”——先知看到了神的异象和启示,他才传讲出来。所以,这个是指先知的感受而形成的信息,信息的内容是有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。

4.2. 弥 1:2-4

弥 1:2-4 里有一个宣告,弥 1:2 说:“万民哪!你们都要听;地和其上所有的,也都要侧耳而听。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”

这一卷书的主题是“耶和华的治权”——祂的权柄统管全地,世上的人都叛逆祂,尤其是神的子民。这里“万民”应该是指着全世界的人类。但是,现在神一定是集中在以色列和犹大的身上,至少神是以他们作为审判的起首,以后审判一定会遍及全地的。

阿摩司书就刚好相反,因为阿摩司开始对外邦预言,论到了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,审判就从外邦再临到犹大、以色列。现在弥迦则相反,说到审判是从以色列及犹大起首,再延到外邦。“万民”可以是指着地上的列邦,也可以是专指以色列。事实上这个“民”字常常是指着百姓,不常用于外邦。不过,当我们看下文的时候,似乎这个是指一个比较广大的人群,是指地上的万族了。

“地和其上所有的”可能也是笼统的指着全地,整个的世界都包括在内。所以,神公义的宣告是向着全世界的列邦的众民,是有关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。先知以赛亚就曾经有这样的宣告方式,其他的先知也有同样的宣告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息是有他紧急的地方。实际上,先知的信息一定是普世性的,即使这个信息主要是谈论到神的选民,它也最终会遍及万民。

主的宣告是在他的圣殿，耶和华是圣约的神，为以色列建立救赎的圣约。这里的圣殿不仅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更是指着天上的殿，是耶和华的居所。在天上耶和华的圣会，这个就让人联想到诗 82 篇的颂词：“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。”（诗 82:1）关于神的圣会，在王上 22:19-28 也有记述。神在审判的会中，发动天地和山林都来聆听和作证，“耶和华要见证你们的不是”。这个你们是对万民说的，当然就不仅是这以色列人了。但是，很明显神是以选民的罪，作为万民叛逆的缩影，这个就正如新约罗马书所说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”（罗 3:23）。

4.3. 弥 1:3

弥 1:3 说：“看哪！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。”

耶和华显现从天上的居所出来，祂必须有具体的行动：就是施行审判，毁灭罪恶的人跟地方。应用：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今天的我们又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已经都悔改了，并且非常努力的朝着圣洁的方向去发展？还是，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分别，每一天都沉溺在罪恶当中？这个倒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——如果今天的我们就跟世人没有分别，仍在罪恶当中，相信有一天神的惩罚，同样的要临到我们！

第 2 讲：先知的哀歌（弥 1:4-14）；对凶恶富户的咒诅（弥 1:15-2:7）

1. 释义

1.1. 弥 1:4

弥 1:4：“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”

神的降临一定会使山岭震动，诸谷一定会崩裂，火山爆发，如蜡化在火中，浓浆如水一样的冲下山坡。先知在这儿不仅是做了一番的描写，而且他实际上是在预备听众或是读者，要面对历史的大

改变。审判是神公义的旨意，要实行在历史当中，将会是十分惊人和可怕景象。以色列和犹大一定会败亡的，外邦也没有办法存在。神要消灭罪恶，祂就必须做清除的工作，毁坏的事一定会有，没有毁坏又怎么可能建设呢？如果山岭大地都会被神触摸而消化，那么脆弱的人，又怎么能够忍受神能力的触摸呢？先知在紧张惧怕之下，又怎能不发出紧急的呼声呢？

1.2. 弥 1:5

弥 1:5：“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马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”

雅各指北国，因为这是支派之统称，代表十个支派。犹大也是支派的名称，代表南国的两个支派。北国以撒玛利亚为首都，拜偶像的罪已经成立。耶路撒冷却不然，因为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圣殿，但有丘坛，是敬奉异教偶像之处，无疑说明他们有偏离耶和华的罪名。犹大的丘坛与雅各（北国以色列）的罪过成为同义字，都是指他们敬奉偶像的罪。

首都（如撒玛利亚与耶路撒冷）常是罪恶的渊藪。如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，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。

丘坛是指着迷信，在南国希西家作王的时候，他就曾经进行宗教改革，特别是废弃了丘坛，因为那个是有柱像和木偶的地方，希西家王把那个都废掉了，可见迷信的事态是非常严重的。

1.3. 弥 1:6

弥 1:6：“所以我必使撒马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；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”

撒玛利亚城必全然毁灭，荒凉得好似田野一般，而且一切废墟成为乱堆，只可供农作，不能再建造成为城市。但撒玛利亚在山上，土地肥沃，可作为种葡萄之处。但是栽种葡萄也不容易。有石头倒在那里，更难种植。

撒玛利亚原为以色列北国的暗利王所建立，在山上造城，从开始就行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，就是拜偶像，行邪淫，为耶和中所憎恶。照先知的预言，耶路撒冷也会像撒玛利亚一样：“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。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”（弥 3:12）

1.4. 弥 1:7

弥 1:7：“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雇价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雇价。”

偶像的毁灭，一定是跟撒马利亚的被毁灭连在一块。撒马利亚是有迷信的臭名，偶像无论是木头或金属，都是雕刻过的。神必打碎与毁灭偶像。这里“偶像”用不同的字，“财物”也是偶像，都被废除。拜偶像又与妓女的雇价相连，以为一切物质的丰富来自巴力，人们不惜向巴力跪拜，离弃真神，失去贞洁，这可谓属灵的淫乱。

在北国，不仅但与伯特利是敬奉偶像的地方，撒玛利亚也是敬拜异教的中心，所以何 8:6 这么说：“撒马利亚的牛犊。”偶像及迷信的事情，会使社会道德低落，正如弥 3:9-12 所谈论到的，所以要使以色列人制胜敌人，必须先除掉邪术，除灭偶像。

在你的心中，有没有一切的偶像拦阻你更好的去追求神呢？或许，今天我们是很少真的去拜那些有形有体外在的偶像，但是，可能在我们的心中有另外的一些偶像，比方说金钱和其他不同的利益等等。如果今天在我们心里有这种无形的偶像，希望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靠着神的恩典除去这些偶像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复兴。

1.5. 弥 1:8

弥 1:8：“先知说：因此我必大声哀号，赤脚露体而行；又要呼号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”

先知举哀的动作，是赤脚露体而行。赤脚露体也是指被掳的实况。在撒下

15:30，描述大卫因押沙龙的叛乱，赤脚行走，又痛哭，深表内心的失望与痛楚。

赤身露体，可能是外衣被剥去。这样衣着不整，是赤贫的可怜相，也是被掳者灾民的样子。所以人们就像野狗那样呼号。野狗在深夜里发出长嚎，十分凄惨的声音。鸵鸟的哀鸣也是十分惊怕的。这里又描述一幅荒野的景象。

1.6. 弥 1:9

弥 1:9：“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”

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已经病入膏肓，败亡的事是先知所看到的。北国的败亡是否可以成为南国的鉴戒呢？先知将这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众人面前，让他们可以清楚的看到：这祸患必延及耶路撒冷的城门。“城门”与“城”同义。城门也是保护城市的。城门失去，整个城市就会陷落。敌人进入城门，必是遭灾的情况。“我民的城门”也指“我本城的人”（得 3:11）。这里指犹大所有的居民，都将遭灾，无可幸免。

1.7. 弥 1:10-16

弥 1:10-16 是一个警告的话语。

弥 1:10：“不要在迦特报告这事，总不要哭泣。我在伯亚弗拉辊于灰尘之中。”

在侵略的敌军未到之前，他们应当急速地逃跑。“迦特”原意为“报告”，所以这二字并用，是为加重语气。迦特其实早已败落，远在先知阿摩司之前已经败落。加特原来的意思就是报告，所以这两个是为了加重语气。

“报告”这个词在七十士译本，本作“欢乐”的意思，不要在迦特欢乐，因为灾祸即将来临。这样的翻译，可以有死海古卷作为证据。“总不要哭泣”，似乎不是附带的，应为另一句警语，必有所指的对象，有的译作“在贝加哭泣”，贝加（Baca）在加利利河上流之北边，在耶路撒冷西南端，可通往伯利

恒。诗 84:6 曾经提及这个地方，只是该处照字义译为“流泪谷”。在流泪谷应该哭泣，这又是在用字上将字义与字音带出来。

1.8. 弥 1:11

弥 1:11：“沙斐的居民哪，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。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，伯以薛人的哀哭，使你们无处可站。”

“沙斐”究竟在何处？有人认为是沙密，那该是犹大的城邑。赤身是未穿外衣，是被掳者的穿着，是蒙羞的样子。

“赤身蒙羞过去”另一个翻译就是：

“她仍逗留在城内，没有过去。”

“撒南”可能是洗楠，按照字源来看，可能原意为“出来”，所以“出来者”不敢出来。

“伯以薛”肯定是地名，冠以“伯”字，确实地址仍极难决定。“以薛”是否为亚萨呢？他们哀哭，无立足之地，因为城市被毁，已夷为平地，无法再行建设。

1.9. 弥 1:12

弥 1:12：“玛律的居民，心甚忧急，切望得好处，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”

“好处”可译为“甜美”，正与苦毒作尖锐的对比。耶和华是坐在高天之上，在审判台上施行毁灭，灾祸从祂而来，已经到达耶路撒冷的城门。那不一定是指耶路撒冷已被围困，只说灾祸来到，使全城蒙受苦难，这城代表全国，犹大南国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

1.10. 弥 1:13

弥 1:13：“拉吉的居民哪，要用快马套车。锡安民的罪，由你而起。以色列人的罪过，在你那里显出。”

拉吉在滨海平原的西南，距耶路撒冷三十哩，离摩利沙四哩。它是犹大通往埃及的要道，地位重要。

锡安民的罪由那里出来？这个地方就没有指明。有两种可能：他们可能以拜偶像的迷信，影响锡安民，以色列人，使他们陷于罪中；也可能他们因迷信武力

而堕落。战马战车是埃及驰名的。他们依靠埃及，甘心供埃及奴役，也不肯专心倚靠耶和華。他们不信的罪行足以令神失望与憎恶。这里以色列人未必指北国，可能指所有的选民。但是提到锡安，是以锡安为选民居住的中心。因此，锡安民与以色列人实际是同义字。两句重复话，是代表了这指责是非常严厉的。

1.11. 弥 1:14

弥 1:14：“犹大阿，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设迦特，亚革悉的众族，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。”

摩利设迦特大概在非利士的边境。有人将摩利设与迦特分开，认为礼物是指摩利设（或摩利沙），将这地当作礼物送给迦特。

亚革悉曾在书 19:29 及士 1:31 提及。这是在摩利沙东北八哩、靠近亚杜兰山洞，就是大卫为逃避扫罗王追赶曾经躲藏过的地方。弥迦是否以这历史的背景警告犹大众族，已无法再逃脱这侵略的灾祸？以色列诸王的荣耀必消失，悲剧是无可避免的。

至于“诡诈”两字可能是指以色列民以一种虚无的希望，以为可以逃避这灾祸，其实是自欺的想法。

今天我们仍要以以色列民的经历作我们的鉴戒。我们是不是长期陷在罪恶当中？要晓得，如果我们是处于这种光景，总有一天神要责备我们，按照我们所做的去惩罚我们。我们千万不要自欺，以为可以逃避灾祸。盼望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和奖赏的人，不要成为神所要惩罚的人。

1.12. 弥 1:15

弥 1:15：“玛利沙的居民哪，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。”

玛利沙与亚杜兰都是罗波安王所建的防守城。玛利沙与摩利沙是毗邻，一定是先知弥迦所熟悉的。夺取者就是侵略的军队快要来到，战祸就无法避免。

亚杜兰离玛利沙约东北七哩，战祸延

及，必须及早避难。这里的“尊贵”未必是尊贵人，可能是贵贵的财物，直译为以色列的尊荣。以色列人想带着他们的财物一起躲藏。

1.13. 弥 1:16

弥 1:16: “犹大阿，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，使头光秃，要大大的光秃，如同秃鹰，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。”

是一幅被掳的图画。犹大将要面对这历史的浩劫，他们为这苦难而举哀，甚至将头发剪除。以色列人无论男女都蓄有长发，现在不仅剪去，并且剃得光秃。他们好似秃鹰一般，前额是光秃的，形状十分古怪难看，就与异邦人无异。

2. 富豪的罪孽（弥 2:1-5）

在弥 2:1-5 有一个新的转向，先知不是笼统地对众人指责，而特别提出某些人应负道德的责任，因为他们罪过，导致国家的败亡。罪与罚是必然不可分开的。这段严责为富不仁的人肆意破坏社会道德的秩序。在文体上有戏剧性的形式。说话的有三个群体：先知为发言人，耶和华也说话（或由先知代言，以耶和华的口吻），以及可恶的土豪劣绅。先由先知宣告罪状，历数他们的罪恶（弥 2:1-2）。宣判由耶和华：“耶和华如此说……”灾祸降与这族，负重轭无法挣脱。然后有悲惨与讥刺的哀歌，包括富豪者在祸患中悲哀。最后论他们的结局，仍是先知的声音。

2.1. 弥 2:1

弥 2:1: “祸哉！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，就行出来了。”

“祸哉”是向富豪宣告，他们贪婪财利、以罪孽来获取，其实他们已经相当丰裕富有。在乌西雅王在位的时期，国中经济甚为繁荣，使有些人致富。但是他们贪得无厌，更想发财得利，以致不惜欺压穷人，用尽不正当的手段。他们晚间在床上思想计划，图谋恶事，到天一亮，到早晨就行出来，甚至等不到天亮，就要施行。他们作恶，不是一时冲动，无法胜过试探。他们有许多时间在图谋奸恶，可见罪孽是故意的，经过长期的孕育，是存心犯罪的举动。这既然是蓄意的，就罪不可赦。

在希伯来人心中，床上是思想计划的场合。诗 4:4 指出，人在床上应有省察的

机会，心里思想，就有肃静端正的态度。

“祸哉”是语首的惊叹，却不是咒诅。这里先知为看见恶人作奸犯科而悲恸，为他们逍遥法外而哀号，为穷人在恶人的欺压下痛苦而悲伤。这里也必有严正的口吻，为公义的神宣告罪状，宣判、严责与定罪。

2.2. 弥 2:2

弥 2:2: “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。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”

这些恶人的贪图意愿，就立即付诸行动。他们犯了第十条诫命，轻忽基本的人权。古时的财富最主要的是田地。田地原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民的，他们代代相传，由祖先传下来，使他们可以保守祖产家业。他们靠着有限的田地产业，终年辛劳，维持生计。一旦被富豪夺取，必陷在极贫困的地步。那些恶人可能是用高利贷的方法，使穷人无法偿还债务，结果只好让恶人来占据与夺取，这是欺压邻舍的行为。先知弥迦是农民出身，他深知农民的疾苦，当看到富豪的欺压，心里感到难过。

在七十士译本，加插“孤儿”的字样，或许因父亲身故，家庭在变故中遭人斯侮。所以，先知必须仗义直言，为受苦者辩屈伸冤，求公义之神施行审判。

2.3. 弥 2:3

弥 2:3: “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。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。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”

先知奉命发言，以耶和华的口吻宣告审判。神怎会视若无睹呢？恶人图谋作恶，现在神在筹划刑罚。公义的神断不会以有罪为无罪。“祸”与“恶”是同一个人字，前者是物质的，是以天灾人祸作为罚恶的方法。后者是道德的失败，不能符合神公义的要求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

这灾祸要降在这族，这族是那些欺压的恶者，可能也扩展至整个支派与民族，指犹大国、以色列全家，审判必临到选民。这祸好像重轭一般，压在他们的颈项上，无法摆脱，因为轭实在太沉重了。

以前那些富豪骄傲狂妄，昂首而行，因

为他们自视太高，以为他们可以恣意横行霸道。现在苦难当头，被敌人掳掠俘虏，好似负轭的牛一般。他们沦为奴隶，如牲畜一般，低声下气供奴役与驱使。

2.4. 弥 2:4

弥 2:4：“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讥刺说：我们全然败落了。耶和華將我們的分轉歸別人，何竟使這分離開我們。他將我們的田地分給悖逆的人。”

到那日，就是耶和華的日子，是祂施行審判，彰顯祂威榮的那日子。耶和華取消我們的權利，將我們的分轉歸別人，好似一種法律的程序，作過戶的手續。田地是耶和華的，祂有權賜給，也有權重新分配。不過，耶和華賜給以色列的地業並未轉歸別人，別人奪取掳掠也只是短暫的。

“何竟使這分離開我們！”這是一種不足置信，却无法不接受的悲嘆話。最不堪想象的，是將田地分給悖逆的人。從以色列人的想法，悖逆的是外邦人，這里是指當時的侵略者，必指亞述而言。有的將“悖逆的人”，譯為“掳掠的人”。顯然是神所許可的，不然怎會發生？

2.5. 弥 2:5

弥 2:5：“所以在耶和華的會中，你必沒有人拈阄拉准繩。”

這是哀歌的結語，但也是哀歌之前的補充話。在這最末后的光景中，有極悲慘的事發生。惡人不僅失去產業田地，也失去權利參加復興后重新分地的聖會。聖會是以色列會眾聚集敬拜與分享神恩惠的場合。想當年約書亞為各支派分田的時候，有耶和華的聖會。這是具有敬拜的儀式，且共襄盛事的大會。詩 16:5-6 反映那種情景：“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。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。用繩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，我的產業實在美好！”

田地被外邦人蹂躪又占據，但日后他们必败亡，耶和華的子民在復興時必得回地業，拉准繩重新建造，但是惡者必不會有分，只有義者可得耶和華的賞賜。

3. 人民的公敌（弥 2:6-11）

猶大的敗落，是由于宗教与道德的失败。富豪的贪婪行不法的事，导致道德的失败。现在转向假先知，他们使以色列不敬虔，是宗

教的失败。一般人当然憎厌弥迦的先知信息，但是真理才是人们所需要的。假先知是人民真正的公敌，怎可容他们存在？

本段在文体形式上也是承接上文的，主题是继续的，仍着重在罪与罚。以先知预言开始，神的圣言作结。8-11 节有一个重复的用语：“兴起”或“起来”，有命令有责备，非常生动有力。

3.1. 弥 2:6

弥 2:6：“他们说：‘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地羞辱我们。’”

你们不可再讲预言，这是先知常受的警告，在阿摩司以前，已经有人嘱咐先知说：不要说预言。阿摩司常受警告，要他保持缄默。

弥迦指责两种人：为富不仁的与迷信伪善的。这两种人往往联合起来，做各样不法的事，成为社会的毒瘤。先知认为他们的阻止是无效的。他们不住的羞辱，但并不因此得逞。

3.2. 弥 2:7

弥 2:7：“雅各家阿，岂可说，耶和華的心不忍耐么？这些事是祂所行的么？我耶和華的言語，岂不是與行動正直的人有益么？”

“雅各家”在这里是称呼。“羞辱不会临到雅各家。”人们认为真先知的話不足置信，他们论灾祸的预言不会实现，不会真有羞辱临到雅各家。这里提到雅各家，因为雅各是神的选民，神怎么会不保护她呢？正如弥 3:11 所说：“耶和華不是在我们中间么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”这种自以为安全的感觉，使以色列民在神的恩典中堕落，是他们的致命伤。

他们问说：“耶和華的心不忍耐么？祂是恒久忍耐的，所以祂决不会将灾祸降下。”其实这只是一半的真理。另一半是指神的公正与公义，祂的威严与能力，怎可忽略呢？那些有罪而不知悔改的，还在自我安慰、自圆其说的，实在太危险了。但是神的公义，对正直的人只有益处，他们尊重神的话，听从祂的命令。审判对他们不是威胁或恐吓，而是警戒与提醒，使他们悔改，追求圣洁。

论耶和華不忍耐，是指祂心地狭窄吗？神怎会如此？这字另一个意思是短少，指眼光短促，不从长远来看。神当然不

会这样，所以那些人振振有词，认为他们的信仰观念十分正确，却因此使多人苟且因循，不切实悔改，终于遭受刑罚。假先知的贻害众人，何等可怕！

这提醒我们：我们是否仍只认为神是慈爱的，满有忍耐，无论如何都不会降灾祸，不会惩罚我们？如果我们是抱着这种思想，就只会不断的得罪神、远离神、得不到祂的祝福。所以，我们要互相的提醒，不要落在这种光景中，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神是公义的，祂看到有罪的绝对不会以为是无罪，祂必定查问、审判、和惩罚。所以，让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警醒。

第3讲：余民得以存留（弥 2:8-3:5）；贪污的首领和锡安的败亡（弥 3:5-11）

1. 释义

1.1. 弥 2:8

弥 2:8 “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。”

其实自称为神的子民，怎能算是属神的呢？他们离弃神，已经算不得是神的子民。他们是先知何西阿所取的名“罗阿米”——不是我的民。他们兴起仇敌，作奸犯科，是以色列社会不安的主要因素。他们无恶不作，才使国内没有太平。那些平民，是爱好和平、不愿打仗的人，他们受欺压，甚至被剥去外衣，为欠债而把外衣当作当头，是律法不能许可的。如果取了不还的，更使穷人在晚间陷于寒冷受冻的无助情况之中。

1.2. 弥 2:9

弥 2:9：“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，从安乐家中赶出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尽行夺去。”

欺压者将妇人从家中赶出，那些妇人很可能是寡妇，她们已经需要社会的慈善救济，但是那些恶者仍不放过他们，欺凌她们，令她们陷于赤贫之中。家是唯一的地方，使她们还可栖身，是她们安憩的地方，但仍被人们赶逐出来，以致无家可归，有家也归不得。

不仅寡妇，甚至孤儿，也许他们还有一些父亲遗留的产业田地，是他们的荣耀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赠予先祖的。耶和华曾说：“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

中，赐给你美地，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”（耶 3:19）。这就是“荣耀”的涵义。这也被恶者夺去，无疑犯了极重的罪。律法禁止这样不法的事。田地产业是耶和華所賜的，又是列祖遗留下来，代代相传，是最珍贵的，人人都应该珍视尊重，对寡妇孤儿更加重要，怎可任意被人抢夺？“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”（出 22:22）。更是律法所规定的。所以这样的罪无可宽宥，更加严重了。

1.3. 弥 2:10

弥 2:10：“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。”

先知的话从指责变为命令，也许他讲话的对象不再是恶者，而是其他众人，给予他们逃脱的机会，他们不需要与恶人一同灭亡。

迦南地原来是安息之所，是神所应许的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那地因外邦人的宗教而污秽，所以他们必须被逐出。现在玷污这地的不是迦南人，而是以色列人，是他们的罪污玷污这地。这样的罪恶污秽必被除灭，神公义审判的目的就是在此。他们离开迦南，不是投入被掳的行列中。但他们必须离去本地，不能留在污秽毁灭之地。

1.4. 弥 2:11

弥 2:11：“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，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作这民的先知。”

这里再论假先知的危害，他们存心虚假。他们既没有信息，只有编造谎言。只要有人供给他们酒喝，他们可以照大众的兴趣说预言，完全投人所好，迎合人们的心理。人们都展开膀臂，大事欢迎，要这样的人作先知，然而真先知如弥迦，说出真理，反而不受欢迎。这是本节经文的一种解释。

另一种解释，是先知为投人所好，专以乐观的说法，论神怎样以物质的丰裕满足人，有清酒与浓酒，物产丰富，到处滴满甜酒。这种讲法，一定会备受欢迎。

听耶利米提出的警语：“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，各人所说的话，必作自己的重担，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。”（耶 23:36）。从这我们可以看到：乱讲预言，乱传神的话语，后果严重。

2. 牧人与羊群（弥 2:12-13）

2.1 弥 2:12

弥 2:12：“雅各家阿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军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”雅各与以色列在此处不只是北国，而是十二支派，他们曾经分裂，现在却合为一群，安置在一处，好似以前在扫罗、大卫与所罗门的王朝。这样的合一实在是重要的。

神的招聚是多方面的，将他们分散在列国的召回，被掳的也必归来，南北更连在一起，合成一群。以色列剩下的是指余数，是劫后余生的人们。

当他们聚在一起，好似波斯拉的羊。波斯拉必是有丰富的草原，所以多产羊群。但是“波斯拉”原意与“羊圈”十分相近，可能是在羊圈中的羊，合成一群，也十分安全。

人数众多，就成为十分喧哗嘈杂的声音，一片热闹，这里指繁盛的景象，但是“喧哗”一词，也可译为哀恸。他们必受外邦的欺压，发出呼救的声音。他们好像从埃及逃离的以色列人过红海。

“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。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。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，使他们不至害怕，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”

（诗 78:52-53）。耶和华是“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。”（诗 80:1）

2.2 弥 2:13

弥 2:13：“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主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”

这里可能有两幅图画。一幅是以色列人逃离被围困之地。敌人已经围困他们，他们已无法突围；但是牧者是开路者，他可以作成突破的先锋，冲破一切障碍，领羊群到安全的地方。他们从城门闯出去，甚至敌人都无法阻止或杀戮。有王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可以雄纠纠，气昂昂地出去，是胜利者的姿态。

另一幅图画是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。被掳之地如同牢狱，他们被囚禁在其内，没有自由，更无法出来，但是神要叫他们被囚的出监牢，被掳的得释放。一切障碍都可除去，甚至冲出城门，突破出来。耶和华是王，在前面走，引导他们勇往直前，得胜回归。这情景好似出埃及的经验，现在是新的出埃及。

第二幅图画可能更加真实，被掳之事既是先知所预言的，被掳之后又如何呢？

他显然以盼望为结局，救恩的盼望是先知的信息。

3. 首领的错谬（弥 3:1-8）

先知继续指责首领的错谬，不只是宗教方面，更是政治方面，恶善好恶，欺压人民。他再从政治方面转向宗教的领袖，再指责他们的罪恶。

3.1. 弥 3:1

弥 3:1：“我说，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阿，你们要听。你们不当知道公平么？”

雅各与以色列是同义字，首领与官长也是同义的。他们都是行政的领袖。他们有责任维护公平与公义。这是回应阿摩司的信息。在本书，雅各与以色列不再指北国，而是指南国，或指神的选民整体。

从宗教的传统来看，以色列人既是神的选民，必在神权政治的体系之下。耶和华是王，任何首领只是仆人的身分，秉承大君王公义的旨意。他们应当知道立法的精神是以神的公义为基础，司法的标准也以律法为根本。结果他们颠倒是非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

在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去反思：其实今天在我们的中心有一位大君王——神。

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在神权的管理底下，我们应该怎样生活？我们应该好好的跟从神的教导，以神的教导作为我们生活的基础。若今天我们的生活，跟还没有相信耶稣时差不多，就代表着我们的生命真的出现问题！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安静，并靠着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成长，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更更新的！

就让我们在人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，跟别人是有分别的。

3.2. 弥 3:2

弥 3:2：“你们恶善好恶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。”

这里的描述十分可怕，以吃人肉的野蛮行为来描写这些官长残忍的欺压。剥皮剔肉，表明剥削得一无所剩，尖刻与凶暴可说到了极点；而吃肉则表征残忍的欺压。这些司法行政长官真的是枉曲正直，坏事做尽。

3.3. 弥 3:3

弥 3:3: “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块子像要下锅，又像釜中的肉。”

弥迦为人们受欺压而感到极大的同情，他爱同胞的情怀，使他更感到痛楚。他说“我的民”，好似新约中保罗的感受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都受苦。

在弥迦以后也有先知提及官长的残忍：“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，一点食物，也不留到早晨”（番 3:3）。以西结描写牧者（即指官长），非但没有牧养，反而吃脂油、穿羊毛、宰肥壮的（结 34:3）。这也是谷 3:14 所说的，他们喜爱在暗中吞吃贫民。

3.4. 弥 3:4

弥 3:4: “到了遭灾的时候，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，他却不应允他们，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，向他们掩面。”神公义的审判必定来到，他们遭灾，是罪的结果。那时他们即使哀求，也无济于事。他们以前对无助贫穷者哀求，向来置之不理。他们现在又怎么可以希冀神的怜悯呢？神只对义人侧耳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的眼目，看顾义人。祂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至于恶人，神向他们掩面，表明祂完全弃绝他们。

3.5. 弥 3:5

弥 3:5: “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，他们牙齿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，平安了。凡不供给他们吃的，他们就预备攻击他。耶和华如此说。”

“耶和华如此说”应在本节之首，这是传信者的方式，指责社会中另一种极具影力的领袖，他们是宗教界的人士，原为社会大众所尊敬的。但是他们却“使我民走差路”，他们是假先知。

弥迦使这些假先知感到难堪，因为他所传的与他们的不同，或者说，他们使弥迦这位真先知难堪，因为他们所传的，使大众安心快乐，弥迦的信息却大多指责与警告，听起来令人不安。一般人哪有分辨的能力？只想听一些悦耳动听的话，

弥迦提到“我民”，他再表明爱同胞的情怀，也更为那些假先知引他们走岔路而愤慨。他爱羊群，但是恶牧人使他们迷失，所以他必须引他们回到义路，在

神真理的青草地上，得着饱足。

假先知只为贪图肚腹与工价。他们牙齿有所嚼的，就呼喊说：平安了。他们的对象大多为富豪，他们受慷慨的施予，就极尽奉承阿谀的能力。平安是指安全舒适成功顺利。假先知假借神的名，让人听起来更加高兴。先知的工作就有这样的试探，为求名利，必须迎合人们心理。但是真先知必须秉承神的旨意，忠于职守，诚实传神的话。

让我们好像弥迦那样，不是为了工价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服侍，而是为了忠于职守和神的话语来服侍。

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但是服事只为工价就是错。以色列假先知轻轻忽忽的医治百姓的损伤说：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（耶 6:14）。如果真有平安，那么先知预言的平安，到话语成就的时候，平安必然临到。然而，神的平安终没来到，就足见先知的话是虚假的。

当假先知得不到供给的钱财，就预备攻击。这种攻击不只是威胁的话，可能还有更不好的行动，诸如诬告与毁谤，使真先知成为社会的叛徒。其实不是真先知反叛，只是别人对他们的看法，足见假先知手段的卑劣。

3.6. 弥 3:6

弥 3:6: “你们必遭遇黑夜，以致不见异象，又必遭遇幽暗，以致不能占卜，日头必向你们沉落，白昼变为黑暗。”这些假先知必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他们不会再有什么属灵的经验。不再有先知，“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！”（诗 74:9）在耶路撒冷倾覆时，锡安城的长老默默无声，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。

黑夜常指神降下的灾祸。黑夜既是幽暗的，没有亮光，就看不清神的真理与启示，对前途一片昏黑，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没有先知的见解，没有先见之明，还有什么信息可传？于是他们沦为迷信，用各种邪术邪说来惑众。日头沉落，连白昼都变成黑暗。再没有光明，一直陷在黑暗之中。

3.7. 弥 3:7

弥 3:7: “先见必抱愧，占卜的必蒙

羞，都必搗着嘴唇，因为神不应允他们。”

先见是先知早期未发展的类型，在一般人看来，与占卜的人类似，专为预卜未来的事。所以，撒母耳被称为先见，而阿摩司被轻视是因他被视为先见。在阿摩司的情况下，先见是与占卜同列，占卜是从异邦传来的迷信，申命记律法加以禁止（申 18:10-14）。撒母耳称之为邪术迷信的事（撒上 15:23）。这是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（王下 17:17）。他们的动机不正，方法错谬，结果令人失望与憎厌。

他们搗着嘴唇，或可译为“搗着上唇”，是举哀的动作，替代剃头的动作。在利 13:45：“长大麻疯灾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”。以西结受神命令，在苦痛中不可悲哀哭泣，不可蒙着嘴唇，为丧妻而哀悼（结 24:15）。搗着嘴唇，甚至有迷信的用意，免得恶灵进入身体之内。这里不仅是举哀，也是感到羞愧，无言可答，只有保持缄默。

以色列民求问神，神却不会理睬他们，他们凭自己说什么，都自相矛盾，前后不一致，更证实他们的虚谎。

3.8. 弥 3:8

弥 3:8：“至于我，我藉耶和華的灵，满有力量公平才能，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。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”

弥迦见证神的恩典，他与假先知比较，不及假先知的名气与富有，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，工作也无价值可言。弥迦本身是凭着耶和華去服事，神的能力促使他为神发言。耶和華的灵是向先知启示的灵。当犹太官长要与埃及结盟时，先知以赛亚说耶和華的话：“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”（赛 30:1）。先知的灵与耶和華的灵是连在一起的。有耶和華的灵，就满有力量，也有公平。公平与公义是先知必须具备的，因为他只提倡良善，恨恶罪恶。他是在是非上十分分明，决不妥协或混淆，先知仗义直言，不会因利诱而软化。

这里的才能不是才干，乃指能力或力量。这种力量是果敢的精神，不怕反对与攻击，抵御一切的利诱与胁迫。弥迦的先知风度，好像新约中彼得与约翰的胆量，使耶路撒冷当局惊奇（使 4:13），见证的“胆量”，可说是使徒

行传的钥字。这也是旧约先知所特有的。

弥迦暴露社会的罪恶与叛逆。他既受命传讲神的话，不能计较人们的反对。阿摩司被赶逐，耶利米受监禁，弥迦也同样遭反对。他屹立着，以稳健的态度，像马丁路德一般，答复反对者。

这样严厉的信息必有极大的力量。当人们听见两种不同的先知的声音，或许他们会无所适从。这两种信息截然不同，而且完全相反。但是弥迦的信息令人深思，唤醒人们理性、道德与现实。其中带着真挚与切慕真理的心怀。人们就不难分辨谁真正带着耶和華的声音。

3.9. 弥 3:9

弥 3:9：“雅各家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阿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。”

从法律的观点看，司法行政的官员必须秉公行事，公平与公义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。这样，社会的道德秩序才可维持，社会的安宁方能确保。但是他们对公平竟然厌恶，将是非完全歪曲。他们若尊重公义，就无利可图，为了他们一己的财利，可以牺牲公正，屈枉正直。从上到下贪污，狼狈为奸，无法无天，是先知不能忍受的。他们没有社会良心，他们连最基本的社会关怀也失去了。神怎可容让他们作恶呢？

“屈枉正直”是将直的故意弄弯曲了，当时的法律程序竟能如此，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不公。

3.10. 弥 3:10

弥 3:10：“以人血建立锡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”

这些官长首领为富不仁，因为他们的财富是建造在人们的痛苦上。他们不惜迫使别人流血，甚至处以极刑，杀害人民，杀害之后，充公财产，饱满他们的私囊。王上 21 章，亚哈王杀害拿伯，还经过法庭的程序判处拿伯死刑，然后夺取拿伯的葡萄园。摩 5:11：“你们践踏贫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。”何 4:2：“行强暴，杀人流血接连不断。”

赛 1:15：“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”结 22:27 说得最具体：“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，杀人流血，伤害人命，要得不义之财。”

“锡安”与“耶路撒冷”是同义字，虽然锡安原为防守的保障，但两个地名是

并用的。那是大君的京城，是耶和华的居所。但是神的荣耀，被人的罪玷污了。物质的荣华怎可取代属灵的景况呢？这圣城的建造是神的心意。但是现在是由人意建造，甚至忽略神公义的旨意，以流血与罪孽作为人的方法。这样，耶和华怎可容忍？

3.11. 弥 3:11

弥 3:11：“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雇价施训诲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。他们却倚赖耶和华，说：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么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”

在首都里一切都有设置。法律问题可找审判的法官。宗教问题可找祭司。个人道德问题以及未来的事，可找贤人哲士。但是找他们不是那么简单，第一是钱的问题，这是最实际的关键。如果将钱投下去，法官一受贿赂，可将有罪的宣判无罪，也可将罪嫁祸在别人身上。

“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”（箴 17:23）。司法行政的首领“因受贿赂，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”（赛 5:23）。这不但是律法所禁止，甚至成为咒诅的事（申 27:25）。祭司是教导律法的，他们有宗教的知识可以供人求问。他们有责任审查敬拜者的资格，才准许他们进入圣所。他们必须保持圣洁，使神的事不会从俗，被人弄污。他们必将礼仪的圣洁与道德的圣洁相提并论，才可使人们信仰生活纯正，信心有行为表现。但是这种服务也同样可以商业化，不必认真，可以随意。圣所的服务也成为有利可图的事，一切都以利益为前提。

再提到假先知，无论个人问题需要辅导，无论团体需要帮助，求问神的旨意，却非钱不可，付费第一。如果付费不足，反受恐吓与胁迫，正如第 5 节所说的，而且这种迷信的举动，未必真可明白神的旨意。

第 4 讲：锡安将来要被高举（弥 3:11-4:5）；余民和锡安的重建（弥 4:6-5:2）

以色列民凭借选民的身分，以为以色列与耶和华有圣约的关系，必有安全。“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”耶路撒冷有圣殿，有耶和华的居所，必固若金汤。他们只有这样的想法，却不注意实际的信心与行为，以为是倚赖耶和华，其实这是完全无济于事的。先知阿摩司曾说：“你们要求善，不要求恶，就必存

活。这样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必照你们所说的，与你们同在”（摩 5:14）。先知明明指出，敬拜者若没有良善的道德，怎可蒙受神的恩惠呢？但圣殿并不保证耶和华的同在。在耶利米的时代，人们甚至口口声声呼喊：“这是耶和华的圣殿”（耶 7:4），却并不得着完全安全的保障。真正倚赖神，不是口舌与意念，需要有信心的行为。倚靠耶和华要有诚实的态度。以赛亚书就提到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祂仆人之话的，这人不会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。”（赛 50:10）今天，我们都是是一样的，也许口里会说我们很倚靠神，很想跟从神，心里却非常恋慕罪恶，行为上也是走在罪恶当中。如果是这样，神一定会厌弃我们，不会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因为祂知道我们真正所爱的不是祂，而是罪恶。我们真的要心口合一，口里说要信靠神，行为也要表达出来。

1. 弥 3:12

弥 3:12：“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”

先知弥迦现在要归纳起来，下一个肯定的结论。罪恶的刑罚是不可避免的。这刑罚不只是临到少数的罪人，是会临到他们居住的地方，整个城市、整个国家，多么严重的后果。

以人血建立的锡安，必然全然荒废，锡安曾被建造，但是，“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”（诗 127:1）。现在拆除房屋的工作队来了，要将全城的房屋全部拆除，夷为平地，锡安必会被耕种像一块田，都市化为农田。

耶路撒冷是以罪孽建造的，也被变为乱堆。耶路撒冷原为耶布斯人之地，在东南地区，以后圣殿建于北区。西南地区是一般的住宅区。但是人们以罪孽来建造，必不能持久，都要毁坏。以后耶路撒冷城果然沦陷，圣殿被焚。神也是这样对待撒玛利亚。

丛林是野兽出没之处，荒废的城中实况也是如此。巴比伦倾覆之后，其内永无人烟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。

先知的話必使听众惧怕与惊震，好像一枚炸弹，粉碎一切，使人们如梦初醒。这震动的波幅维持了一个世纪，直至耶路撒冷陷落成为铁一般的事实。但是人们仍旧难以接受，所以定时炸弹必需继续爆发，最明显的是耶利米所掷下的。耶利米因为说了这样的预言，甚至有被处死的危险，于是有人还能记起弥迦的话。“当犹大王希西家的日子，有

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，万军之耶和華如此说：‘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高处。’”（耶 26:18）希西家王与犹大众人非但没有治死耶利米，还悔改求恩。这个历史的见证挽救了耶利米。

弥迦的预言警告终成事实，不只是犹大败亡的命运，更成为后世的鉴戒。这历史的见证，也成为历代预言的声音。

2. 国度与和平（弥 4:1-5）

从先知的现实观点，耶路撒冷必将败落，国家沦亡。但从先知的理想来看，那将是神权政治的中心，耶和華作王，普世全地都有和平。这可说是历代人民的愿望，使人欣喜兴奋，充满了希望。

在弥 3 章，先知已经对耶路撒冷完全失望，在人的治理之下，公平已被厌恶藐视，人民都走岔路。这城的前途已经无可挽救。但是这并非是最最后的景象。耶和華的尊荣不只由以色列来承认，也是外邦应予重视的。神的真理虽被首领、官长、祭司、先知所歪曲压抑，但是却被普世所追寻。耶和華普世的治权必定彰显，还不仅受以色列的尊荣，也有列邦效忠的事奉。

这是一首锡安之歌，可能是在圣殿的赞美诗集中，为庆祝耶路撒冷蒙神保守，得免外邦的侵略。所以，这也是十分欢乐之凯歌。这正如诗 46 篇：“他止息刀兵，直到地极，他折弓，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”（诗 46:9）耶和華必被万邦尊崇，而以色列有万国敬拜的圣殿，就是耶和華在地上的居所，就更有威荣。

这首诗共有两大分段，每段有五行。第一大段是 1-2 节上，耶路撒冷是万国敬拜的中心。第二大段是 2 下-4 节，由耶路撒冷发展至周围，将普世情况全都改变。从 2 下-4 节上构成一个圆圈，由耶路撒冷出发，再回到耶路撒冷。4 节下应为结语。但 5 节加上附言，作为鼓励劝导的话。

全诗十分完整与秀丽，“万民”与“多国”一直提及，绕行在字里行间，复兴国度的主题也反复突出。耶路撒冷与锡安，战争与和平屡次提说。这国度是以耶和華神的殿为中心。

2.1. 弥 4:1

弥 4:1：“末后的日子，耶和華殿的山必竖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”

“末后的日子”是先知的用词，常指末

世论的观念，这是否是指历史的结局呢？有的认为是指不久的将来，甚至是被掳之后的复兴时期。这个用词未必是在较迟的日期，被掳之前先知的著作中也常见到。

耶和華殿的山得以竖立，决不动摇，超乎诸山可能不是指实际的高度，因为那只有二千四百呎海拔之上。但在屡灵的涵义就不同。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的有至高的山（结 40:2）。撒迦利亚看见耶路撒冷仍居高位（亚 14:10），人仰视耶路撒冷比诸山都高，因为那是地上唯一之处是神显示祂示自己，所以堪称世界的中心。

“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”万民拥集而来，如河水的涌流，在那首锡安之诗：“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汊，使神的城欢喜；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”（诗 46:4）他们到耶路撒冷来朝圣，条条大道通耶路撒冷，他们都想来锡安的圣所，来敬拜雅各的神。这是非常的盛况，人们在敬拜之余，还想得着训诲。

2.2. 弥 4:2

弥 4:2：“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罢，我们登耶和華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華的言语，必出于耶路撒冷。”

许多国的民都想来锡安敬拜耶和華，这敬拜不再限于神的子民。这是普世复兴的好气象。外邦彼此鼓励，愿意采取集体的行动，一同朝圣，不仅增加热闹的气氛，也更有鼓舞的精神。登耶和華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是令人兴奋的事。他们敬拜的目的，主要是为领受耶和華的真理。神的话好像河流一般，从圣殿流出，越流越长，越流越远，河水所到之处必有医治的功效。在这里——锡安或耶路撒冷，人们可以找到公理，所以这就成为国际法庭，解决一切的争端，使公正得以伸张，正如 3 节所说的。但最主要的，这里有道德的言语与训诲，给予世界真理的依据，以前律法祭司与先知都失败，现在这些都全部恢复甚至更新。

2.3. 弥 4:3

弥 4:3：“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

事。”

列国的争端都是以武力来解决，权力就是真理，所以他们穷兵黩武，政治人物都成为战争贩子。以色列的国防设施常常不足，容易受外患所侮。但是他们有“圣战”的观念，知道他们争战的胜败在乎耶和華。以色列从来没有一次凭借本身的力量而取胜的，神也不愿他们学习战事。

但是以色列一直在列强互争高下的情势下，受池鱼之殃，很多时成为外患的牺牲者。现在的情势必须改变。耶和華的王权一建立，祂公义的治权必统管天下。祂在圣殿审断列国的争端，国际和平必须建立。

这是弥赛亚国度的现象，以公义建立和平。杀人的武器，如刀枪等类不再有用途了，人们将这些改为生产的农具，破坏的变成建设的，化乖戾为祥和。这样社会安宁，人类社会的关系美好，生活改善，才是实现神美善的旨意。

2.4. 弥 4:4

弥 4:4: “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華亲口说的。”

这是一幅佳美的田园景色，是神的子民以格言形式表达他们的意愿，这要回溯所罗门王的升平日子，从但到别是巴，由北至南，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这也在以后撒迦利亚的弥赛亚预言中出现：“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”（亚 3:10）

葡萄树与无果树都是以色列民族的表象，那两种果树枝叶丰茂，结果累累，可谓国运日隆的象征。可以坐在树下憩息，无人惊吓，是十分平安祥和的田园生活，以色列人一直向往这种生活。这里有充分完全的自由，无匮乏的自由，没有饥馑与穷乏的危险。无战争威胁的自由，不必惧怕，因为生命得着保障。无仇恨而有的自由，神是父亲，不仅子民是兄弟，而且世界成为大的社团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

2.5. 弥 4:6

弥 4:6: “耶和華说：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，和我所惩治的。”

这里“到那日”就是指那日子。耶路撒冷将来会被高举，雅各神的殿大有荣

耀。但是怎样才可达到呢？这理想又怎能实现呢？现在耶路撒冷仍在极低下的情况，要从失望的现在，看到荣耀的将来，必有一段过程，特别面对一群失望的人们，该怎样给予安、勉励与鼓舞。先知是没有忽略现实的困境。

这真是一幅凌乱的情景，以色列民好像一群赶散的羊群：有的因失散，在山野跌伤成为瘸腿，难以行走；有的散去后到处乱闯，在旷野迷失，找不到路径；有的因偏行迷途，更加无法归回。羊群需要牧人。以色列社会已经解体，不再有团结，也失去了安全。惟有团结与安全，才是正常生活的基础。这正是主耶稣在世时所有的观察与职事。“祂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”（太 9:36）。神使祂的仆人先知，也有这样的感受。神应许祂的看顾，要招聚羊群，使他们重新联合起来，享受保护与安全。

2.6. 弥 4:7

弥 4:7: “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。耶和華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”

神要复兴以色列民，使软弱的变为刚强，瘸腿的好像老弱残兵，成为余剩之民。余民或余数，是旧约先知书中十分重要的救恩论用词，专指耶和華保守的一小群信心坚定的子民。他们是在劫后余生之下，成为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核心，这里余剩之民与强盛之民两者都是同义字。

以色列民因悖逆而被赶出，分散在列国万邦。他们将被掳至外地远方。但是现在耶和華要招聚他们回来，成为强盛之民。“赶到远方的”有不同的解释，这些解释也都是以经文评鉴的方法，更改为不同的字，就有不同的字义：“疲乏的”，“有病的”，只是要在涵义上作出十分强烈的对比，最衰弱的，也可变为最强盛的。

耶和華是牧者，所以祂是君王。古时君王是牧者，有牧者的形象，因为他治理百姓，好像牧养群羊一般照管百姓、看顾百姓。神是在锡安山作王。锡安山是圣殿的所在地，祂在圣殿之中，是神权政治的性质。祂作王从今直到永远。

“今时”是指拯救的时候，对先知来

说，不是“现在”，必在不久的将来。

2.7. 弥 4:8

弥 4:8：“你这羊群的高台，锡安城的山哪，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与你。”

锡安山是羊群的高台，因为牧羊人需要有守望的高台，来照顾群羊的安全。牧羊人常常遥望，看看有没有野兽从四方来侵袭，或有偷羊的贼从远处来潜入。圣殿一直象征着耶和華的王权，这神权政治永远以耶路撒冷为荣华的表象，这里是万王之王的国土，有祂的国权。这样的荣华必须恢复，以色列的复兴才可带给世界和平繁荣的希望。

2.8. 弥 4:9

弥 4:9：“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？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，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么？你的谋士灭亡了么？”

全城的人都在患难中哭号，他们看见敌人临近而惊呼。他们应该明白哭号的原因，更明白灾祸是耶和華降下的刑罚。他们无法逃脱，因为他们必须承受罪恶的后果。

他们的痛苦好似产难的妇人，生产的痛苦是先知耶利米常用的描写。生产之苦楚是阵痛的方式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加深并且剧烈。但是生产之后就有喜乐，因为产下婴儿。但是以色列的苦楚又有什么结果呢？这因罪恶而得来的灾祸，因祸患所带来的痛苦是该受的。这些痛苦“因你中间没有王么”？君王应有智慧与能力来解救这样的困境，但是他们无能为力。谋士呢？他们会有周密的思想与计划，知道怎样防范、阻止与解决，但看来他们也无法帮助。

2.9. 弥 4:10

弥 4:10：“锡安的民哪，你要疼痛劬劳仿佛产难的妇人，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，到巴比伦去，在那里要蒙解救，在那里耶和華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。”

先知再呼唤锡安的民，再提说产难妇人的表征。以色列的苦难是无可避免的了。耶路撒冷城必遭毁灭，以色列民必被掳到外邦，到巴比伦的路是崎岖难行，疲乏困倦的旷野。他们从物质便利的城市，到生活艰困的荒野，这样的转变是十分困难艰辛的事。但是这已是无可逃避的现实。人的帮助是无能的，只

有求耶和華拯救。但是他们若不被掳到巴比伦，神公义的审判仍未达成。所以耶和華救赎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而在巴比伦；在被掳之地才得解救。

2.10. 弥 4:11

弥 4:11：“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，说：愿锡安被玷污，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。”

许多国的民聚集来攻击以色列，这是后来的情况。他们存心来玷污锡安，因为锡安好似贞洁的女子却遭羞辱。锡安是在圣地，有圣殿，是分别为圣的。但是外邦人来侵略，蹂躏这地，就成为污秽了。这些外邦人存心破坏神的子民。他们敌挡真神，视神的百姓为仇敌。他们谋算破坏是长久蓄意要作的。神在圣山上该受赞美，但外邦人想破坏这圣山，他们定睛观望这城，要看这城毁灭，以及毁灭之后的惨状，而幸灾乐祸。

2.11. 弥 4:12

弥 4:12：“他们都不知道耶和華的意念，也不明白祂的筹划。祂聚集他们，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。”

耶和華要破坏那些恶者的计谋。那些敌挡者，是列国的凶手，他们以侵略为能力。他们以为耶和華完全放弃以色列民，所以任凭外邦人肆意的攻击、杀害、欺压。其实耶和華的意念，对以色列人不是灭绝，而是炼净，使他们经过管教磨炼之后可以得着复兴与更新。神的筹划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，是建设性的，不是破坏性的。

祂要聚集他们，那与聚集以色列人不同，祂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在禾场一样，准备筛谷的工作，以打粮食的铁器来打。神发怒气打列国，如同打粮。巴比伦城好像踹谷的禾场，列国好似被打的禾稼，以色列要成为有快齿打粮的器具，使万国被打得粉碎。

2.12. 弥 4:13

弥 4:13：“锡安的民哪，起来踹谷罢，我必使你的角为铁，使你的蹄成为铜。你必打碎多国的民，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華，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。”先知以民族的骄傲，呼唤锡安的民，来执行耶和華重要的任务，将敌人践踏，踩得粉碎。以色列好像牛一般来踹谷。提到牛的角，这不是踹谷的动作了。这

是在动怒中抵触敌人的行为。亚哈王想听先知的预言，他希望亚兰会失败，所以假先知为取悦他而说以色列的角必击败亚兰。这只是想象，根本无法成为事实。但是现在这成为神的意念与筹划，以色列有坚强的能力，足以破坏外邦的权力，使他们被打得粉碎。那时以色列可以有战利品，将他们的财献给耶和華。

先知鼓励以色列众民，在失望与沮丧之中，重新地振奋起来。他要他们面对现实，认识现今的困境。但他也提醒他们，耶和華全能的安排是奇妙的，祂要成就的，是超过人所能设想的。外邦人固然不知道耶和華的意念，也不明白祂的筹划；神的子民何尝明白呢？但是神要使以色列人得蒙拯救，将失去的复得，把敌人剥夺的又重新得回，财货都要从万国运来，可以献给耶和華。

2.13. 弥 5:1

弥 5:1：“成群的民哪，现在你要聚集成队，因为仇敌围攻我们，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”

“合群”在叙利亚译本、拉丁文译本及亚兰文译本是“动员”。“你要动员起来”，可能也是军事的行动，在城市告急的时候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，刻不容缓。七十士译本的用字似有围困的意思，这在以下的经文提到仇敌围攻，意义上似甚相连。另一种希腊文译本则译为“受困”。这里可译为“受困的女子呀，你已经受困，因为仇敌围攻我们……。”这似乎十分通顺。锡安城被围困，是主前 701 年西拿基立的军队围城的事，记载在王下 18 章。

这次战事，对以色列民是极大的打击，王朝更受极大的侮辱。外邦人的杖，可能是指兵士所执的棍，来打击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审判者可能是指君王，君王的脸受击打，是莫大的羞辱。

2.14. 弥 5:2

弥 5:2：“伯利恒以法他河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。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”

伯利恒以法他是大卫王的诞生地，所以是大卫王朝的发源地。以法他是一个地区，在该地区内有伯利恒。

伯利恒是一个小城，微不足道，却有一个大君王从它而出，是神差来的民族领袖，大有权柄，令一般人很难想象。

“伯利恒”原意为粮食库，而“以法他”原意为多结佳果，所以都有丰盛的涵义。

伯利恒以“小”闻名，也是极有趣的经义。犹大诸城中为小，“诸城”原意为“成千”，如果有上千的居民，就自成一村，所以照原意：这是犹大的一个小村，人口只可以千计，甚至不引人注目，却有如此伟大的掌权者。这在新约时代应验了，主耶稣的降生，正说明这件事。

第 5 讲：余民除灭军事的装备和虚假的宗教（弥 5:3-15）；神的诉讼（弥 6:1-8）

1. 弥 5:3

弥 5:3：“耶和華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。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。”

耶和華竟然兴起一位掌权者。这就说明了以色列的苦难只不过是短暂的。但是，苦难并不是不存在，以色列人还是要经历的。耶和華因为以色列犯罪就施以管教，使许多敌人来侵，甚至把以色列民交给敌人。我们看到了，审判是必须从神的家开始的，直到妇人生子才有转机。这成为了我们的提醒，今天审判也是会先从神的家开始，然后才轮到万邦。我们是不是专一的爱神，忠于神的教导，忠心的服事呢？还是我们常在罪恶中呢？

2. 弥 5:4

弥 5:4：“他必起来，倚靠耶和華的大能，并耶和華——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。他们要安然居住；因为他必日见尊大，直到地极。”

这个就是新王的姿态。他一定会起来站立，弥赛亚君王在执掌权柄的时候是依靠耶和華的大能。他起来站立，也表明了他的建立坚定不移。他稳健诚实，是一个无敌的英雄。他有神的能力，不会失败。他的权威不是他本身有的，而是有耶和華他神之名的威严，权威是在于神，神的盛名是他权力的内涵。耶和華是他的神，所以他们是有特殊的关系的。就如大卫有耶和華立约的凭证一样。

3. 弥 5:5

弥 5:5：“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。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，践踏宫殿的时候，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，八个首领攻击他。”

平安是君王的称。正如赛 9:6 和平之君一样，弥赛亚君王来到了，一定会进入和平的时代，战争一定会成为过去。但是和平的建立不是自然而有的，还是要经过一番的征战的。亚述的侵略者仍然会来侵犯，践踏犹大的宫殿。这些不一定是王宫，而是富豪们的住宅。他们备受攻击，因为他们自以为富足了就可以设防御，不怕外敌的来侵。其实没有了神的保护，那些房屋很快就会倒塌了。耶和華允許外患，是為了除去一切人為的保障，除去一切罪惡的淵藪。

“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，八个首领攻击他。”七、八个不一定是实际的人数，应是指相当多的数目，起码要比两、三个要多，而且只有犹大有足够的首领，不管是行政的或者是军事的，都足以抵挡外患。

4. 弥 5:6

弥 5:6: “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录地的关口。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，他必拯救我们。”

亚述和宁录是同义的。旧约只有两处提到宁录，是指巴比伦及亚述的地方。宁录原来是巴比伦的立国者，他们一定会来侵略以色列的境地，但是弥赛亚一定会来拯救。这一节另外一个翻译就是“亚述的剑和宁录的刀”。其实两者都是同义字，是指着侵略者来犯，以色列是没有办法抵挡的。但是他们不用担心，以色列有拯救者。“当他们进入我们的地的时候”这里并没有说明是北方还是南方。“我们的地”就成为一个统称，就是耶和華的地图，是不容外邦的侵略者来任意践踏和蹂躏的。神的国度会实现，在实现之前一定要先消灭其他列国。

5. 弥 5:7

弥 5:7: “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，如从耶和華那里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上；不仗赖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之功。”雅各是以色列民族的统称，既不只是指着以色列的北国，也不是单指在犹大的以色列人。在先知的心目中，以色列民族是雅各的后裔、是整体的、不可以分开的。雅各剩下的人是在审判之后剩下的余民，却是复兴民族的支柱，因为耶和華向他们施恩，他们一定会成为从耶和華那里降下来的露水。露水比雨水似乎更重要，因为巴勒斯坦地终年都很少雨水，如果不在雨季，植物几乎都会枯死，但是露水经常都有，而且在六月到九月，雨量最少的时候，露水就特别的丰裕，对于菜蔬水果的生长很有帮助。地中海因为气温在晚间转凉，常常有蒸发的水分从

天空中漂向海岸的地面，成为非常湿润的雾水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由神而来的恩泽，带给了他们无限的欢欣和兴奋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祂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恩惠中看到神的作为。今天，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去感谢神呢？

6. 弥 5:8

弥 5:8: “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，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，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。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，无人搭救。”第二个表象不再像露水甘霖温和，而是凶猛如狮子。狮子是林中的百兽之王，对于牛羊群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狮子自古成为以色列的象征，创 49:9 说犹大支派是狮子。神的百姓屡次被欺负凌辱，常常成为外邦侵略者的牺牲者，但是现在犹大要从牺牲者成为胜利者。耶和華保护他们。既然他们是耶和華的代表，他们就可以为耶和華执行刑罚的事，向外邦施行审判，得胜仇敌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，虽然现在以色列民的情况不乐观，但是将来情形完全不同，神的子民一定会十分强壮盛大。露水甘霖和猛狮对比，为的就是说明以色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，都是跟现在世界列国的命运有重大关系的。

7. 弥 5:9

弥 5:9: “愿你的手举起，高过敌人！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！”
手下垂是指失去了力量，士气低落；所以手举起就表明人有勇气和力量可以重新振作起来。以色列人必须振作起来，他们要靠神，有勇气和毅力，还要加上非常大的努力。首先，他们要自强才可以巩固国防，将敌人击败；到战争胜利以后，他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和平。

8. 弥 5:10

弥 5:10: “耶和華说：到那日，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，毁坏车辆。”
以色列寻求国防的安全。根据王下 18:24 及赛 31:1，希西家寻求埃及的外援，建造马兵和战车。这种寻求外援的举动是先知以赛亚和弥迦所指责的，因为这完全违反了耶和華的旨意，没有重视以色列圣者的权柄。以赛亚提倡以色列孤立的政策，弥迦是不是这样倡导的，就没有具体说明，但是他们教训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。从弥 5:5 开始的战歌也好像有这样的含意，古代近东往往以政治军事和宗教混为一谈，但弥迦十分反对这种做法，他从政治军事的行动中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真实的信仰，所以他就提出警告，就像

诗 27:7 说，有人靠车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。先知再想象將來的日子，是復興的時候、彌賽亞的時代，是沒有破壞毀滅、只有建設和興旺的時候。在這個日子還未來到之前，他們需要有所準備的工作。在建設之前，他們必須要拆毀。外邦的勢力還沒有被除淨，怎麼可以復興呢？以色列民那些迷信的事情也沒有處理，怎麼行呢？現在他們就必須清除這些迷信的事情。

9. 弥 5:11

弥 5:11：“也必从你国中除灭城邑，拆毁一切的保障。”

城邑和保障是同义字。人不可以以耶和華為仇敵，也不可以敵擋耶和華。當耶和華降罰的日子來臨時，神要臨到高台和堅固城牆，神為了刑罰以色列，曾經用亞述成為祂怒氣的棍，手中拿祂惱恨的杖來擊打以色列。這些外邦人曾經攻取四十六座有高牆堅固的城邑。

10. 弥 5:12

弥 5:12：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術；你那里也不再占有卜的。”

這裡沒有詳細描述迷信實際的性質是什麼，但是那些人以迷信取代對真神的信賴，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。這也是隨從外邦異教的習俗，絕對是破壞聖約的舉動。

11. 弥 5:13

弥 5:13：“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，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”

彌迦早已提出警告，以色列北國敗亡的主要原因，是在於他們敬奉偶像的罪惡。“她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；她所得的財物必被火燒；所有的偶像我必毀滅。”（弥 1:7）

如果猶大再次犯上這罪的話，她怎麼可以逃脫耶和華公義的審判呢？雕刻的偶像在早期的以色列社會已經有了，可能以後還是沒有除淨，柱像的歷史更久，柱像在祭壇旁邊、在墳墓旁邊，或者在邊界的地方，是當作神明來信奉的，在迦南地很多，考古學發現最多的是在加薩和尼基海岸和阿拉伯曠野等。申命記主張聖所中心是敬拜集中的地方，就是要為了避免這些迷信的敬拜。“不可為自己設立柱像；這是耶和華——你神所恨惡的。”（申 16:22）外邦人以立柱來表示信仰，甚至在埃及地，也有為耶和華築的壇，以及在邊界為耶和華立柱，但這始終是異邦人的習俗，以色列人是要避免的，免得自己陷入拜偶像的罪惡中。敬拜真神，不可以與信奉異教混為一談，事實上，先知們就認為要把這樣的罪惡除掉。人手所作的偶像，怎

麼可以當作是真神來跪拜呢？

12. 弥 5:14

弥 5:14：“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，又毁灭你的城邑。”

木偶是指亞舍拉，是迦南地的女神，她是天后，因為這個神明是迦南地諸神當中最高的。在一個世紀之前，推羅西頓信奉的神明，由推羅的公主耶洗別帶到了以色列北國，造成了北國迷信的情況，先知以利亞奮力地铲除這種現象，但是亞舍拉宗教在北國已經根深蒂固，摻雜在混合宗教之中，成為了北國特有的宗教特質。

13. 弥 6:1

弥 6:1：“以色列人哪，当听耶和華的話，要起來向山嶺爭辯，使岡陵聽你的話。”先知呼喚以色列人來聽耶和華啟示的話。這是神的命令，開始審判的過程。有見證者，就是山嶺與岡陵，在別處經文中可以找到（申 32:1；詩 50:4）。在自然的景象中，無論是生物或非生物，都參與神的工作，有時充當見證者，有時執行神的刑罰，表明神公義的治權。

14. 弥 6:2-3

弥 6:2-3：“山嶺和地永久的根基阿，要听耶和華爭辯的話，因為耶和華要與他的百姓爭辯，與以色列爭論。我的百姓阿，我向你作了什麼呢？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厭煩，你所以對我證明。”

這是耶和華直接向以色列說的話：“我的百姓”帶有親切的語氣。如果是“這百姓”（賽 6:9），就帶著憎恨的口吻。這裡雖然是責備，卻有無限的關切與慈憐。神實在有最大的忍耐，以色列無法再有什麼理由或借口否認。賽 5:4 也有類似的語調：“我為我葡萄園所作之外，還有什麼可作的呢？”神實在有很深的失望。

神發問的口吻，不是以君王或審判官的立場，而完全是父母的話。神對以色列的要求從來沒有苛刻或過分嚴厲。祂究竟在什麼事上讓以色列人厭煩？祂的問題沒有得到答復，因為以色列人實在無話可答。

15. 弥 6:4

弥 6:4：“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。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”

歷史的回憶，使以色列明白耶和華的作為，從遙遠的往昔至目前的世代，中間有連續的歷史，將一切前因後果作出了非常有意義的解釋，都是歷代敬拜者彌足珍貴的，而且流傳下來永志難忘。出埃及是以色列人最引為

珍贵的历史回忆，也从圣约的关系，想到他们应如何忠信、符合守约的条件。圣约是神拣选的恩典，使以色列经常在神的引导与眷顾之下。所以以色列人不可忘恩负义，背约、违背神。

16. 弥 6:5

弥 6:5：“我的百姓阿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，和比珥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什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華公义的作为。”

“你们当追念”，即追念历史的往事，这是救恩历史的意义。提到巴勒，书 24:10：

“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。”这使巴勒要巴兰咒诅的话完全失效（参：民 22-24 章）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到了摩押平原，在巴勒斯坦的边界，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面临威胁，遭摩押与米甸的排斥，所以神保护与拯救以色列民。

从什亭到吉甲，是指他们过约但河。在过河之前，以色列人先在什亭。过河以后，先在吉甲安营（参：书 3:1，4:19）。这是神迹出现的地方，使他们以后从这地名想到耶和華的恩惠与能力。

这里有神公义的作为。公义实质是“救恩”，是神救赎的恩惠。士 5:11 及撒下 12:7，耶和華公义的作为必然显现。神救赎的作为，是为了维护与保卫祂的百姓，但是以色列民必须顺服与倚靠神。

17. 弥 6:6

弥 6:6：“我朝见耶和華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？”

这里先有两个修辞的问题，其实只有一个问题，答案是反面的。神在天上，是至高的。敬拜者要对神有敬畏的心，因为神是超越的。他应有什么条件才可符合神的要求？至高的神既超越在万有之上，也超乎诸神之上。所以以色列民要专一敬拜神，不可接纳外邦的神明，因为那些神明是不存在的，本来就是完全虚无的。

“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？”一岁的牛犊确实是尊贵的祭品。牛犊在生下第八天就可以献为祭。但是以色列有罪，他们应献的是赎罪祭，而不是燔祭。

18. 弥 6:7

弥 6:7：“耶和華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河么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，献我的长子么，为心中的罪恶，献我身所生的么？”

什么祭品是神所悦纳的呢？在所罗门王及其他君王的时代有大量献祭的举动。王上 3:4，所罗门献一千祭牲作燔祭。王上 8:63，所罗门献平安祭，用牛二万二千，羊十二万。油是附加在献祭上，数量当然不会很多；但这里仍有十分夸张的言词：“万万油河”。约伯记也有类似的夸大言词，“流奶与蜜之河”（伯 20:17）及“出油成河”（伯 29:6）。

以色列民不但献上动物祭牲，而且更加夸张，竟献长子。这是异教的习俗，摩洛宗教就有献人祭的举动。在王下 23:10，欣嫩子谷有陀斐特，是将儿女经火归摩洛。“陀斐特”原意为“烧祭之处”。根据王下 16:3，21:7，亚哈与玛拿西王都曾献过自己的儿子。这种罪恶的行动，可能在早期已经存在了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，曾经成为困难的举动，因为这究竟是异教的习俗。所以神没有叫亚伯拉罕这样作，祂只想试验亚伯拉罕，看他的信心怎样。士师耶弗他却随从异邦的习俗，先立了誓言，以后他不能收回成命，惟有将女儿献祭，神却未必要他那样作。献人祭是先知所严责的，律法十分严责并且禁止。献人祭的心理，可能以为从内心的痛苦就可以进一步获取神的福分。献我身所生的是十分痛苦的，但为了修功德，换取神的福分，就这样也愿做了。不过，神并不喜悦这样献祭。杀害幼儿，岂非罪上加罪吗？我们知道神实在爱惜生命！

19. 弥 6:8

弥 6:8：“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”

这里“人”是与神作对比，神的能力浩大、荣耀而尊贵，人却卑微低贱，不足重视。人在神面前必须谦卑顺服，在神的面前要敬虔与恭顺，忠信到底。

“耶和華已指示你……”，神怎样指示，似乎在此没有具体说明。“何为善”可以引用撒下 12:23-24：“善道正路，就是要以色列人敬畏耶和華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事奉祂，想念祂向他们所行的事何等大。”

“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”是道德的行为和信心的生活。首先是社会生活的关系。公义是维护社会中彼此的关系。以色列是立约的团体，与神立约，也彼此立约，所以个人与神的关系，以及与他人的关系，必须建立在公义上。公义在反面的涵义是不欺压、不贿赂、不歪曲公平，正如阿摩司书所强调

的。当归向神，谨守仁爱、公平，常常等候神。

“好怜悯”是第二要项。“怜悯”一词可译为忠实、忠诚、忠信。神是信实的，我们也要信实或诚实。耶和華有诸般的慈爱，祂的怜悯不至断绝，祂的诚实极其广大。但是反顾我们对祂的信实，却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，非常不可信。以色列北国宗教与道德的失败就是在此：“无诚实，无良善”（何 4:1）。

遵守圣约的义务是这两项，公义与良善信实，再进一步，就是日常生活的举动：与神同行。在神面前最基本的态度，是敬虔与谦卑。这是摩西的美德，也是众先知所强调的。“谦卑”原意为朴素无华、沉静庄重，是贤淑的女子必备的条件，是新娘在出嫁前应有的美德。这就是敬畏神应有的气质。道德必须基于神的性格与旨意，与神同行，就是在道德生活上符合神旨意的要求，反映神的荣美。与神同行是听命于神，完全顺服，正如撒母耳说的：“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（撒 15:22）

如果说，阿摩司书的主题是公义、何西阿书的主题是怜悯、以赛亚书的主题是谦卑，那么弥迦书是这四大先知中最后的一位，就综合这些先知的教训，作一概括的要义。

第 6 讲：真信仰的总纲、给腐败社群的挽歌（弥 6:9-7:6）；先知的祷文（弥 7:7-20）

1. 弥 6:9

弥 6:9：“耶和華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。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。”

以色列人都以欺诈的方法相待，宗教与行政人员自私又自大，而商贾们也极尽欺骗的能事。所以先知不留余地抨击，促使他们醒悟。“刑杖的惩罚”是意译的，因为原意只为“杖”字，因是单数，可译为“支派”。

“派定”可译作城中聚集的，所以这里是呼叫聚集的支派与市民。

2. 弥 6:10

弥 6:10：“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，和可恶的小升斗么？”

这里形容商业道德的丧失，人们作恶，唯利是图，以罪恶的方法获取与堆积财物。这样的事层出不穷，无法遏止。

“可恶的小升斗”就是阿摩司所提到的（摩 8:5），一种是量液体的，另一种是称干货的，重量相同，人们却以欺诈的方法欺骗。

这是律法所禁止的，利 19:35-36 指明天平法码必须公平。

3. 弥 6:11

弥 6:11：“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法码，岂可称清洁呢？”

耶和華要以色列人自己省察，是否失去商业的良心，用欺骗的方法，而竟以为可以逍遥法外。神绝不能算他们为清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断不能以有罪为无罪。

4. 弥 6:12

弥 6:12：“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”

城里的暴发户不以正当的方法获得财利，是行强暴的恶人。强暴的原意为不法，他们违反律法，破坏以色列社会的秩序。他们的恶行足以影响一般的居民，因为普通人既受不法事情所迷惑，也学会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勾当，诡诈虚谎的事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。强暴与诡诈破坏了人们的关系，彼此在猜忌与怀疑，影响非常大。

5. 弥 6:13

弥 6:13：“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”

“你”是单数，实际是指整体的以色列人。他们受了极大的损伤，而且无法得到医治。耶路撒冷因以色列众人犯罪而致陷落，直至荒凉、毁灭，这是神公义的审判。在主前 701 年，亚述侵略耶路撒冷，将城破坏，人民大受苦害。

6. 弥 6:14

弥 6:14：“你要吃，却吃不饱。你的虚弱，必显在你中间。你必挪去，却不得救护。所救护的，我必交给刀剑。”

虚弱可能是因瘟疫加上刀剑，是在无助之中。战争的状态是在围城的困境里，粮食的供应断绝。“虚弱”也许也指生产的苦楚，子女原是神的祝福，但现在不仅有生产的艰难，而且有怀孕的艰难，人们甚至不生产、不怀孕、不成孕，纵然养大儿女，仍有丧子之患，再加上战争刀剑，有极大的丧亡率。这种现象使民族的力量消耗殆尽。

7. 弥 6:15

弥 6:15：“你必撒种，却不得收割，踹橄榄，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，却不得酒喝。”

撒种耕耘是极辛劳的事，但努力无非期待日后的收获。如果这希望落了空，是多么悲哀的遭遇。但这正是利 26 章的一项咒诅：

“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”（利 26:16）。

关于最后的咒诅，有关葡萄的收获，也有阿摩司的论述：“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”（摩 5:11）踹葡萄是在节日，为保存酒类，供来年所用，但这也不能自行享用了。

弥迦所描述的，与当时情形相距甚大。市场上供应新鲜的食物，十分充足。田产多，市场繁忙，商贾不顾道德，用不公道的天平。他们都嗤笑弥迦，以为他在故意恐吓，却无任何事实的根据，但事实是这些惩罚与警告都迟早应验了。

8. 弥 6:16

弥 6:16：“因为你守暗利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门的计谋，因此，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”

先知再以撒玛利亚的倾覆，作为严重的警告，来提醒耶路撒冷。北国的厄运，在于暗利、亚哈的败坏。暗利有十二年的政绩，在撒玛利亚建都，又多加建树，使他儿子亚哈继承，有繁荣与和平。但他与推罗商业大城结盟，以儿子的婚姻作为外交之途径，娶了推罗公主耶洗别。耶洗别带来了巴力假神的宗教，使以色列民陷入罪中。总而言之，暗利、亚哈家的败坏得罪神，招致神的审判和惩罚临到。

9. 弥 7:1

弥 7:1：“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没有一挂可吃的，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。”

这里描写人切想水果，但到果园时已经太迟了，树上已光秃得很，根本没有果子可摘。他只有在失望中走开，既无葡萄，也没有无花果。这里是形容以色列，以色列现在成为光秃的果树，荒凉的果园，再无佳美的果子了。

无花果是在初夏，最初熟的应该是在四月，而葡萄成熟却在九月。现在连葡萄都收不到，又怎可期待有无花果呢？岂不要等到明年吗？这里十足反映失望的心情。

10. 弥 7:2

弥 7:2：“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猎取弟兄。”

在以色列这棵树上没有果子，是指他们没有虔诚，而失去道德与社会的关怀。虔诚人也指信心与行为并重的人，可惜这样的人已经灭尽，找不着了。正直人也没有。正直是指对待邻舍的态度，要有道德的标准、公正的行为，但是这样的人找不着了。诗 10:8：

“他在隐密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倚无靠的人……他拉网，就把困苦人掳去。”这正如弥迦书所描述的，那些人贪图田地，占据或霸占（弥 2:2），屈枉正直，贿赂虚假（弥 3:9-11），充满着纷争与仇恨，根本没有友善可言。这里甚至是对待“弟兄”，弟兄原是圣约团体的分子，大家在圣约的范围内，应彼此看顾帮助，但现在他们之间没有正直与良善。

11. 弥 7:3

弥 7:3：“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徇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吐出恶言，都彼此结联行恶。”

那些官长领袖行恶是双手的，表明他不遗余力，竭尽所能。“双手”也可能指他们在恶事是训练有素，双手是训练过的，有技能，但他们误用技术与才干来行恶，犯罪的方法巧妙与彻底。

他们彼此结联行恶，“结联”可有两个不同的解释。一种是他们好像网一样编织起来，大家狼狈为奸，前呼后应，官官相护。另一种解释为“歪曲”，大家联合起来，一同歪曲事实，可任意定罪，不顾公正。

12. 弥 7:4 上

弥 7:4 上：“他们最好的，不过是蒺藜，最正直的，不过是荆棘篱笆。”

最好的是指良善的，他们应该乐于助人，建立仁爱。正直的，原指公正不阿，爽直坦率，光明磊落，对待人也是至诚恳切。但是最好的，也不过是蒺藜。蒺藜是带刺的杂草，两面都有锋利的尖刺，只会伤害人，不受人欢迎，只有丢弃。

最正直的，也不过是荆棘篱笆。“荆棘”与“蒺藜”可谓同义字，但“荆棘”在原文中是没有的，篱笆的作用是保护，现在只成为一种障碍。蒺藜与荆棘，是焚烧很快的材料。恶人也应速速地灭亡，不可存留。

13. 弥 7:4 下-5

弥 7:4 下-5：“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不要倚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。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。”

邻舍是指众人，凡在以色列社会之中，他们都是同族人、神的选民，在圣约的范围内，都是邻舍，都是朋友。密友是亲密的朋友，可谓知己，十分接近，彼此听取意见、倾吐心事。比密友更亲近的，当为怀中的妻子。这些原本都是关心与同情的人，可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，有安全感，可以信赖，可从他们得着安慰与鼓励的；但现在看来并不可

靠，亲密的未必可以信托，因为人心太险恶了，可能泄露不应宣扬的，也可能出卖与加害。不但朋友，连家人也是一样。

14. 弥 7:6

弥 7:6：“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”

以色列社会的基础在于家庭，家庭也可维持社会的安宁与安定。为求家庭的团结，第五条诫命：孝敬父母是首要的。所以作为儿女的，无论幼子或成年，都应对父母有恭敬的心。女儿虽出嫁随夫，但对仍要尊敬父家的长辈。本节经文所说的，却是完全失常的现象，人的仇敌竟然是自己家里的人。

15. 弥 7:7-8

弥 7:7-8：“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。我的神必应允我。我的仇敌阿，不要向我夸耀。我虽跌倒，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。”先知再以锡安的立场说话，以敬拜的团体向仇敌挑战。仇敌是谁？这里是集体名词，指以色列一切的仇敌。

“我虽跌倒，却要起来。”信心一直在困难之下，但最后必然得胜，后期先知常有这样的信息。黑暗与亮光，常指苦难与安乐。这里还是受苦者的心声，他们仍无法起来，仍在黑暗里，敌人仍猖狂地肆虐，但他们有信心，深信耶和华必赐力量，使他们重新振奋。耶和华必作他们的光。使他们可以从患难的黑暗中转回。

这群受苦的人们必会兴起。不可为失望与软弱所困，不可气馁灰心，因为神会帮助他们。只是目前的苦难，是神给予的管教，管教过去，必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因此，目前的忍耐是需要的。

16. 弥 7:9

弥 7:9：“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直等他为我办屈，为我伸冤。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”

以色列人深感自己已有罪，在耶和华的恼怒之下。自从约西亚王在战场上阵亡以后，以色列人就自觉有罪。耶和华发出公义的怒气，是由于以色列人的罪恶。他们也承认：“我得罪了祂！”但是外邦人不会有这认识。他们是神击打选民的杖，他们不过是工具，却以为自己可以胜过神的子民，胜过以色列的神。这就是他们基本的错误，所以神要为以色列人辩屈与伸冤。

17. 弥 7:10

弥 7:10：“那时我的仇敌，就是曾对我说耶

和尔神在那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，就被羞愧遮盖，我必亲眼见他遭报。他必被践踏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”

仇敌对以色列人的污辱，是在宗教方面。他们居然任意亵渎神，“耶和尔的神在那里？”是外邦人当作笑谈的问语，明知以色列人不仅无法回答，而且感到十分羞愧。羞辱以色列的，必受羞愧，因为耶和尔必定报应。

仇敌遭报，表明他们战败。胜利者将脚踏在仇敌身上，强调制胜敌人的威风。仇敌就成为街上的泥土，毫无功能与用处，只被践踏，卑贱而羞辱。神的公义好似磨坊一般，慢慢转动，磨碾下去，将最小的也磨碎了。以色列的仇敌也必如此。

18. 弥 7:11

弥 7:11：“以色列阿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。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”

对以色列宣讲，实际是向耶路撒冷城宣讲。“墙垣”原来只是指葡萄园的围墙，为保护之用，重修耶路撒冷城墙是因它受过破坏。这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使以色列的命运有彻底的转变。弥迦当时有这预言，但真正实现是很久之后，在第五世纪才实现，那时尼希米修造城墙（约在主前 445 年），距弥迦的预言几近三百年。

19. 弥 7:12

弥 7:12：“当那日，人必从亚述，从埃及的城邑，从埃及到大河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这里。”

从亚述的边界，就是大河那边，在东北地区。到埃及边界，就是在西南。从东北到西南，东西两端在先知的观念是整个的世界。从这海到那海，那该是地中海到波斯湾。从这山到那山，是从北方的利巴嫩山，到南方的西乃山。从北至南也是极大的距离，这包括全地。以色列地理环境那么辽阔，是因为神的祝福临到他们，这就是新以色列的领土。

“境界”也可译作“典章”。那时律法必恢复，秩序重新建立。如果这样解释，本节的涵义就指外邦人都来归顺。这样，以色列的影响可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遍及全地。

20. 弥 7:13

弥 7:13：“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”

这地不会是迦南地，而是外邦人之地，是以色列仇敌的地方。这些居民是在外邦作恶之辈，他们行事罪恶的结果，必受审判，他们的地土必然荒凉。

21. 弥 7:14

弥 7:14: “求耶和华在迦密山的树林中，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。求你容他们在巴珊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”

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，常在申命记提及。以色列凭借这样的信念祈求，深信耶和华必会供应他们的需要，向他们施恩。

他们是在迦密山的树林中，原文中有“迦密”的字样，并非指迦密山，却是指丰沃之地。当然，迦密地区以丰盛的牧草驰名，确为羊群最好的住处。但是迦密山虽没有圣所，在山脊却有敬拜耶和华的地方。所以译为迦密山，也有依据。研究巴勒斯坦地理环境，多以耶路撒冷北端之狭长地带为牧羊的区域，全长有二十五哩，是从林的高处。但是他们是独居的民，他们在树林中，似指他们被隔绝受忽略，指他们在历史的困境里。他们求神容他们在巴珊和基列。那两处是在约但河之东，牧草十分丰饶。在大卫、所罗门的时代，是归以色列的版图，曾经被亚兰人所侵占。耶罗波安王又收复这失地，以后又被亚述所侵。所以这里的祈祷是求神再使他们收复失地，可得丰富的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

22. 弥 7:15

弥 7:15: “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”

先知又在期望耶和华的能力，在历史里动工。回顾过去的威荣，就是出埃及的经验。那时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使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得着自由，进入应许之美地。神过去这样作了奇事，现在仍必再显神迹，在艰难的环境让以色列民看见祂的大能。

23. 弥 7:16

弥 7:16: “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。他们必用手摀口，掩耳不听。”

列国的败亡与羞愧，是在 10 及 13 节已经描述了。现在再重述，必有特别的意思。外邦一向迷信武力，甚至可以制胜耶和华的百姓。现在看见耶和华在祂百姓所施展的大能，必大感羞愧。以前如果不是耶和华许可外邦侵略以色列，外邦人又有什么能力？当神真正显现祂的威荣时，外邦怎能不震惊呢？耶和华的救恩必然显明，外邦必败亡而衰落。

24. 弥 7:17

弥 7:17: “他们必餮土如蛇，又如土中腹行的物，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。他们必战惧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伯。”

敌人在失败之后，必卑微地乞怜。古时的习俗是由败落的仇敌俯伏在地，来吻胜利者的脚，表示投诚降服。这种动作好像餮土一般。他们战兢地出营寨投降，也是摄于得胜者的威荣。他们在营寨中原以为可以躲藏，但最后仍是不敢不出来乞求怜悯。

那些外邦人曾轻忽神，压迫祂的百姓，现在他们不得不惊惧。耶和华要复兴祂的百姓，先赦免他们的罪过，再为他们制胜仇敌，让他们得着完全的自由。

25. 弥 7:18

弥 7:18: “神阿，有何神像你，赦免罪孽，饶怒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。”

会众是神产业的余民，他们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但是他们是劫后余生的人，是审判后的余数，他们有责任来从事复兴的工作。神饶恕他们的罪恶，因为祂的性格是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这也是诗篇中常有的语句。施恩（原意为怜悯或信实），是神拣选的恩惠。祂的恩惠不仅赦免，也行拯救。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施恩惠、赦免及拯救，让余民得到希望。

26. 弥 7:19

弥 7:19: “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”

罪孽在此处好像战败的敌人，被踏在脚下，使它完全失去力量，无法作祟。这是在旧约中特有的表象，描绘得十分活泼。但是更生动的描写是在下半节，祂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罪好像法老军队在红海边的追逐，以后都淹没在红海的怒涛中，“他们如同石头堕到深处”（出 15:5）。

神赦免的恩典就是这样，是赦免和不再纪念以色列过去的罪恶与错失，他们就有机会重新振作起来。新的恩典使他们的生命更新、更生，使他们得力、得胜。民族的复兴是出于耶和华的能力，也必须是以色列余民努力的目标。蒙福的条件是他们要有充足的信心，仰望神历代向以色列族长的应许，神的应许是信实的。

27. 弥 7:20

弥 7:20: “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”

这是神圣约的慈爱，是恒久的信实。回顾历史的往事，神对族长的应许何等真实与宝贵。神对他们的应许有三件：一、应许之地，丰饶与佳美；二、子孙繁多，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、地上的尘土；三、有充足的福分。

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是个人的，也是集体的。从个人至家族，由家庭至国家，由国家至万民。神要将全人类连结在一起，就拣选以色列民作为起点。从古时，神应许赐福列祖、以色列民，如今祂要赐福万民。盼望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人，要珍惜神所赐的福分，并要努力传扬福音，让世人知晓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怜悯与慈爱的神，祂乐意将丰盛的生命赐给人。

注：第1讲内容摘自《证主圣经百科全书》（陈惠荣编）